

田东江 著

今古一憑欄

报人读史札记初集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田东江 著

今古一憑欄

报人读史札记初集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古一凭栏：报人读史札记初集 / 田东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 12

ISBN 978 - 7 - 306 - 06494 - 3

I. ①今… II. ①田… III. ①史评—中国—文集

IV. ①K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0754 号

出 版 人：王天琪

责任编辑：裴大泉

封面设计：林绵华

责任校对：佟 新 赵 婷

责任技编：黄少伟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 - 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880mm × 1240mm 1/32 15.5 印张 381 千字

版次印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张应强

说老实话，从较早以前东江提起希望为他的其中一种“报人读史札记”作一序文开始，心里就颇感忐忑；今年夏末，《今古一凭栏》修订付梓，这一压在心头的负荷益发沉甸。因为笔耕不辍的他，在过去的十来年中，已有洋洋洒洒十余种“新闻时评精选”和“报人读史札记”集结出版，而很多前辈师长先学好友都应邀作序，对东江的勤读深研、博学锐思，乃至为人作文的心气才情等，都有了很多中肯的介评和深刻的解读。是以要遵嘱为文作序，以我的资历、能力、笔力，实在是一项过于艰巨的任务，以至于延宕至今，不敢起笔。

幸得东江不断地催促和鼓励，也好在我们有将近三十年交往情同手足的熟稔于心，特别是早年曾同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求学，这种相同相类的学习生涯和专业训练，或许给了我们某些共同的东西，型塑了我们的眼光、见识以及思考问题的习惯。从这样一个角度，从日常交往和记忆脑海中拾掇出点点滴滴，连贯成未必逻辑清晰的文字，或可作为我对东江读史札记的一知半解的理解与解读，以此助益读者从另一个侧面来了解东江学养心识以及文章字里行间的独特意蕴。

东江“报人读史札记”以新闻起兴、史论解读的独创性评论文体风格，已经受到论者最广泛的认可、肯定和赞赏，自不待言。重要的是，这些话题的选取每每寻常无奇，只是缘于东江作为报人关心时事报道的本职与本能；看似“意外”或“偶

然”，实则有其必然。现实生活中，太多人们因为习以为常而熟视无睹的事物，尤其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各样的传媒报道的重大新闻和焦点事件已经令人目不暇接，快速浏览中岂有寻常故事的容身之处？然而，社会生活丰富多样性的构成中，普通人、平常事正是甚至更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经验、思想，也正是人类学用以整体性理解文化解释社会的重要内容。关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留心其间常令人不假思索或易生不言而喻感受的社会现象，这或许就是学科专业型塑的独特眼光和视野。我以为，东江在平实的日常生活，信手拈出一个个话题，以小见大，有话可说有感可发，或许就与他广阔的视野和独到的眼光有关。

当然，东江这么一路写过来，驾轻就熟，开合自如，还跟他是个已很少见的典型的读书种子有关。数十年来，读书尤其是读史于他不仅是一种嗜好一种习惯，已然成为他的生活方式。前贤评介他饱读“三色书”（即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等“绿皮书”、《资治通鉴》等“黄皮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白皮书”）可见其阅读系统广博之一斑，前些天随着在朋友圈小叹“‘三通’终于齐备”（指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则亦见其读史嗜好的延绵无终期。而且，我以为大概用陈寅恪先生“读书不肯为人忙”来指称东江读书的境界是合适的——对于认识和理解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这一点尤为重要，这种超越感又岂是读书获取知识甚或读书产生乐趣所可比拟的？

时下，真正能够像东江这样静下心来读书读史的人，可以说实在不多。尤依稀记起早年在中山大学求学期间，人类学系复办之后首任系主任梁钊韬先生所强调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人类学这驾马车的两个轮子。对于仍在人类学领域工作的我来说，研读历史的深度与广度均远远不够，东江实可做一面镜子，虽望尘莫及，但却可对标体认自我提升。东江读书读史，以史论今，在对当代社会整体把握的前提下，能够将历史中的零枝碎叶、日常生活的只鳞片爪，与当下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么恰当地放在一起咀嚼品味，特别是他对于相关话题的历史渊源及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信手拈来，讲出一个道理暗示一

种逻辑，启人思索发人深省。这种自由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确是东江于细微处见精神、于习以为常中发现意义，为读者不断带来思想资粮的最具魅力之处。

《今古一凭栏》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东江所作的增补修订，饱含了他一如既往读书读史的新感悟。我们不难看到，东江不仅唤醒了史料和史料记载的历史，而且也使得时闻因史论的加入而延续和丰富了其生命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中，在平实而流畅叙述展开的一幅幅水墨轴卷里，我们亦可更深刻理解历史、历史书写、历史智慧对于当代的重要价值。

原本希望可以在一种如东江读书读史为文述论非常纯粹状态下，作文为序。然仅能留下以上文字记录零星感受，聊以表达对东江嘱托、朋辈信任的一种珍惜之情。

2018年11月18日于中山大学马丁堂

目 录

序 I

上 编

可以避免的恶果	1
“裁汰胥吏”，谈何容易	4
公孙轨的“独不探把”	7
唐朝的一次“跑官”	10
琼之“陋”俗与贪泉冤案	13
“以酬廉吏”与“量增官俸”	16
武三思的“善恶”逻辑	19
上计，“官出数字”之始	22
“居官以正己为先”	25
朱全忠的“指柳为穀”	28
官场的猜疑	31
曾铤上疏的悲剧	34
腹中物	37
“青词宰相”	40
“言路虽开犹未开”	43
反躬自责	46
“恐人知”与“恐人不知”	49
省官不如省事	52
科场舞弊	55
崔暹遇骂与路岩挨打	58

挑地方当官	61
省察“杯中物”	64
王世充的工作作风	67
索贿的方式	70
取悦之道	73
“万世辨奸之要”	76
书法是门艺术	79
“不可不问，不可深问”	82
有所惧	85
印把子	88
“能说话者”	91
张綵的门面话	94
“平生要识琼崖面”	97
祖珽的“不负身”	100
文彦博的逸事	103
纳小妾、包二奶	106
科场“竞争”	109
杨荣的“进谏之方”	112
赵大鲸的“劾贪”态度	115
“未有无土之时”	118
“润笔”种种	121
“不与徐凝洗恶诗”	124
邓綰的“笑骂从汝”	127
王安礼眼中的“小人”	130
碑刻的时运	133
吃不吃河豚	136
洁癖	139
耐弹的“刘棉花”	142
“居官必如颜真卿”	145
下臣为何“以货事君”	148
诈与诚	151
热官冷做	154
范仲淹的“自计”	157

不能欺、不忍欺与不敢欺	160
“贪不在多”	163
做官与做贼	166
话外音	169
溢	172
“语简事备”	175
能、逞能与劝人逞能	178
何用碑为?	181
“声色”事	184
“悻门如鼠穴”	187
“清白信居官之要”	190
推下刃磨	193
官讳	196
科举录取	199
居家之俭与居官之廉	202
政绩的考察问题	205
出警入跽	208
不敢、不敢……	211
窥“哭”	214
当“名片”左右办案	217
窥“谣言”	220
周锡恩的无行	223
阮大铖的“推之不去”	226
正己之难	229
孝行的名与实	232
王恕的“指谪止贪”	235
“人无百事皆行”	238
官与妓	241
阎立本的“伏地吮毫”	244
裴宽的自律	247
荔枝叹	250
“枪手”考	253
奔竞之风	256

名人崇拜 259

下 编

意外或偶然 262

誓 265

胥吏的能量 268

纪晓岚 271

取名 274

贬损与虚誉 277

科举录取(续) 280

是非之心 283

暧昧之事 286

只恐有人还笑君 289

睡 292

丑女 295

改名 298

互嘲 301

无知者无畏 304

文身 307

杀狗·驱鳄 310

象牙笔 313

景点之争 316

过目不忘 319

下围棋 322

拆迁 325

仆 328

须知痛痒切吾身 331

古人诗句犯师兄 334

封杀 337

酬恩报怨 340

饮酒 343

考绩 346

元旦 349

山口百惠·杨贵妃	352
言清行浊	355
之乎者也	358
影射	361
杀情妇	364
外号	367
“秦桧墓”	370
自比	373
长相	376
假冒	379
助哭	382
叶公好龙	385
印文	388
陶侃癖	391
天×星	394
诚	397
绍兴酒	400
改名（续）	403
端午节	406
酷暑	409
剽窃	412
赝品	415
口碑	418
庸医	421
不认识	424
前世	427
直言，多言	430
胡子	433
借书，还书	436
陋吏铭	439
中秋节	442
重名	445
憾事	448

坊	451
文字何曾值一钱	454
鸦片	457
前苏联·故明	460
鹦鹉	463
六字箴言	466
做事与做官	469
下围棋（续）	472
读书	475
后记	478

官吏的任免、升迁，是国家政府行使治理职能的一个常态。虽然在不同时代，选拔官吏的准则各有不同，但只要那个时代还算正常的话，总是有章可循的，无论奖优罚劣，还是新陈代谢。提拔什么样的人，该人为官一任，对一方造福还是贻害，可能无法预料；但在提拔之前，该人的品质如何却是可以考察、了解的。作为相对客观的标准，提拔准则较之单纯的长官意志，毕竟“保险”得多。但是，如我们从历史中窥见的，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恶果，却恰恰因为长官意志而由百姓吞咽苦果。唐朝时，德宗提拔严砺，是为一例。

德宗是把严砺由州刺史兼监察御史“超授”为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的。超授，也就是越等授官，而非按部就班。《晋书·慕容玮载记》载，前燕慕容垂战功赫赫，摄政的慕容评却“素不平之”，对他没什么好看法。慕容垂“言其将孙盖等摧锋陷锐，宜论功超授”，慕容评便“寝而不录”。说得多了，慕容评有“谋杀”之的打算，吓得慕容垂投奔了苻坚。这样来看，就是正常提拔孙盖等恐怕也是够呛。严砺要被超授的兴元尹，位置相当有分量。泾原兵变之时，德宗避难梁州（今陕西汉中），那里起过“陪都”的作用，所以他将还京师时，“改梁州为兴

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南府”，他甚至还用“兴元”做过短暂的年号。但是严砺的问题不在官大官小、是否破格，也不在于他是否“资历甚浅”，而在于其人“人望素轻”，“多奸谋，以便佞在军”，完全是个德行俱差的人物。声誉先已不堪，又焉能委以重任？所以李繁当面向皇帝直陈：“昨除拜严砺，众以为不当。”某官云何，又有谁人在场，一一列举。

在皇帝与大臣的意见不统一，甚至遭到强烈的反对的情况下，皇帝当然可以继续贯彻自己的意志，可怕的是以听取民意作为幌子，行扫除障碍之能事。德宗遣三司核实李繁的说法，实际上是去抠李繁的字眼，转移问题的焦点。比如李繁说谏议大夫苗拯“云已三度表论，未见听允”，他们就在苗拯究竟说了几次上做文章；调查结果苗拯承认“未言三度”，许孟容等作证“实言两度”。但连苗拯本人都认为问题不在于他说了“几度”，而在于自己的观点是不该提拔严砺，所以他坚持“请依众状”。果然，德宗不仅没有接受大臣们的反对意见，反而“贬拯万州刺史，李繁播州参军”。

严砺最终还是被提拔了。《旧唐书·严砺传》载，他“在位贪残，士民不堪其苦”；别说百姓了，即使为官者与之不睦，他也不会放过，如他“素恶凤州刺史马勋，诬奏贬贺州司户”。而这些，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后果。在他死后，御史元稹奉使按察，“纠劾砺在任日赃罪数十万”。而严砺在任，不过才十年时间。

严砺这样的小人物能够青云直上，得到皇帝直接提拔，其本人显然力有不逮，但他的宗人严震是他的“保护伞”。严震于德宗有护驾之功，德宗狼狈西逃的时候，“震既闻顺动，遣吏驰表往奉天迎驾，仍令大将张用诚领兵五千至盩厔已东迎护，上闻之喜”。正因为有了严震，“舆驾无警急之患”，所以他死的时候，德宗“令百官以次赴宅吊哭”。但是，这样一个史称“纯臣”的人物，却起了

非常不好的作用，“遗表荐砺才堪委任”。一纸“遗表”，准则的大厦轰然倾塌。严砺事发，“诏征其赃，以死，恕其罪”。死了，倒不用为什么负责了。

这类的事情，实际上历代历朝都不鲜见。再举《温公日录》所谈一例。宋神宗初登基，想要提拔张方平，结果大家一致反对，“言张方平参政奸邪贪猥，不叶物望”。神宗很不高兴，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好事。”司马光不这么看，连说了两遍“此乃朝廷好事也”，因为“知人，帝尧所难，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奸邪，台谏循默不言，陛下何从知之？”所以，“若其竞来论列，陛下可以察其是非：若所言公当，虽制命已行，亦当追寝；若挟私非是，自可罪言者”。当晚，司马光“复以一札言方平”，说了什么他没记下，张方平此番得到提拔与否亦暂不知晓，但正如司马光所言，用人之前，必须听取大家的意见。

客观地看，严砺的提拔与封建国家本身的阶级意志也是相违背的。谏臣之设在于直言，触动“龙颜”不可避免，否则何有存在的必要？然而苗拯、李繁等第二天即被贬出京师，此种事实足以助长曲意阿从、尸位素餐之辈。不过，从封建国家“人治”的本质来分析，像提拔严砺这种貌似可以避免的恶果，实际上很难避免，甚至无可避免。

1998年1月19日，2018年6月25日修订

“裁汰胥吏”，谈何容易

宋朝的官吏之多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其“冗吏”问题不仅为后人所诟病，就在当时，也为有识之士所意识。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哲宗元祐三年（1088），御史翟思直指时弊：“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故官愈多而吏愈众，禄愈广而事愈繁。”官吏多了，不仅是财政支出的增加问题，什么事情办起来反而都更难了。为什么会难呢？“尚书省既以六曹分治政事，其下又各置寺、监，凡文移之行于下者，朝廷既付尚书省，尚书省又付本部，本部又下寺、监，寺、监复下所领库、务。在下而达于上者亦然。”就是说，政令既出，每成公文旅行，一级推给一级去办，“盖省部以下有寺、监，而不肯决其事，寺、监以上有省部，而不敢专其事，以故稽留迂枉，不能亟决”。归根到底，机构设置叠床架屋，谁都管事，又谁都不管事。所以翟思建议，“朝廷参考古制，以救今弊，政事一皆专付六曹”。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到怎样“精兵简政”，宋朝应当说过诸多努力，但是都不成功。那些决心大的，方法不适合“国情”；合“国情”的，差不多与犹犹豫豫、躲躲闪闪同义，又等于几乎没有变革。比如哲宗元祐年间的那一次，从《宋史》范百禄、苏辙、

吕大防等本传中可窥全貌。

以吕大防为代表,主张“趣废其半”,斩钉截铁。用白中孚的话说:“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这种办法是按实际工作量来设职位,多余的一概裁去。以范百禄、苏辙为代表则主张“渐消”,慢慢来,所谓“阙吏勿补”。这种办法要求单位部门先“据实立额”,然后“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先根据客观实际明确机构编制应该有多少,然后别管机构里都是些什么素质的人,既然已经占了那个位置,没出什么事,又活得好好的,那就慢慢去耗,人总要退休吧?总有因病而亡干不到退休的吧?耗下一个少一个,这个萝卜坑不再填上就是。这样一来,终有耗到“及额”的那一天,乐观地看,“不数岁,减斯过半矣”。

面对积重难返的问题,吕大防是果敢的,况其当时大权在握,断然否决了拖泥带水的后者。然而没过多久,他却不得不屈服于“阙吏勿补”。因为他犯了众怒,只知道大刀阔斧,全然未顾及“国情”。

“阙吏勿补”照顾了所有现职人员的切身利益,是讲“情”的。范百禄说了,“功虽稍缓”,但“废半则失职者众”。苏辙说了,那些岗位虽然多余,却是“群吏身计所系也”,是人家的饭碗,“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不能守”。这一个“众”字两个“大”字,道出了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那么多养尊处优的人一下子饭碗没了,不闹起来才怪!此之“大致纷诉”,与今日所言之“群体性事件”无异。而“阙吏勿补”的好处,是“老人老办法”,可使“现吏知非身患,不复怨!”大抵人们肚子里的小九九都是:无论怎么改革,只要改不到自己头上,就不要紧。没有人